

天
山
的
红
花

电影文学剧本

天山的红花

欧琳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天山的红花

欧 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天山的紅花

欧琳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frac{1}{16}$ 插页2 字数: 54,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0册

统一书号: 10061·280

定价: 0.33元



內 容 說 明

天山脚下，广阔的草原上，公社化后的哈萨克族牧民们，满怀信心地建设着新的生活。第二生产队女队长奥依古丽一心一意为集体，带领牧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她只知有公，不知有私，严正地批评了自己的丈夫干违反集体利益的事；她阶级立场坚定，对反动分子阴谋破坏集体生产坚决地进行斗争。剧本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揭示了草原上进行的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突出地刻画了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的忠于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女队长奥依古丽的形象。

第 一 章

昂奋的东不拉琴声和歌声。

天山脚下广阔的草原上，百花盛开，红旗招展。

穿着节日盛装的哈萨克牧民们欢快地玩着各种游戏，有的摔跤，有的赛马，有的载歌载舞。卡以夏和木沙拜克等年青人在玩“姑娘追”。

银髯飘飘的乌买尔望着幸福的人们，激动地弹唱着给大家助威：

我们的时代像开遍鲜花的草场，
我们的生活像蜂蜜一样的甜香，
幸福的时代爱唱幸福的歌，
我们把人民公社来歌唱。

人民公社把我们的眼睛照亮，
人民公社是草原的翅膀，

我們的草原像矯健的山鷹，
飛翔在祖國社會主義大道上。

把天山上的樹都做成了東不拉，
把天山下的人都變成歌唱家，
從日出唱到日落，
也唱不完我們對公社的贊揚。

阿斯哈勒遠離人們，獨自倚馬站立在一旁，滿腹心事地用眼睛搜尋着什麼人。他全身騎士打扮，身材魁梧，體格健壯，眼光率直而且執拗，嘴上那兩撇高高翹起的羊角鬍很明顯地顯示出他桀驁不馴的性格。

哈思木從歡樂的人群里，緩緩朝阿斯哈勒走來。他步伐穩重，風度翩翩，穿着一套舊幹部服，目光和藹，臉上蕩漾着親切的微笑，儼然是一位有修養的幹部模樣。他手裡不時玩弄着一根貴重而華麗的鞭子，這根鞭子和他簡單樸素的穿著頗不相稱。

他指着歡樂的人群，帶着戲謔的口吻問：“阿斯哈勒大哥，你這位摔跤能手、賽馬健將，今天怎麼啦？”

阿斯哈勒不理不睬，仿佛沒有聽見他的話。

哈思木笑了：“哦，我明白了，你在找奧依古麗大嫂，她怎麼沒跟你一塊來？”

阿斯哈勒轉過身子，背對他。

哈思木：“别这样，你对大嫂应该比过去更好才对呀。你看，昨天晚上讨论队长候选人的时候，多少人提大嫂的名字！今天要是她真的给选上队长，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一个队长顶从前一个大头目，女人来当，在咱们草原上还没有过，你这位丈夫脸上够光彩的啦！”

阿斯哈勒旋过身来，瞪了他一眼：“光彩，光彩，光彩不是自留牛自留羊。”他跳上马，向草原深处奔驰而去。

琴声和游戏都停止了。人们亲热地呼喊着重朝一个骑马的人拥去：“刘书记，刘书记！”

哈思木向刘书记望了一眼，走过去。

刘书记在社员们中间。他虽然是个汉族干部，却全身哈萨克装束，九年来的草原生活，已经使他在生活上完全和当地群众溶化成一体了。可是他的举止、言谈、动作还保留着老战士的味道。

刘书记向乌买尔伸手：“您好，乌买尔老爹。”

乌买尔只是笑，不去握刘书记向他伸来的手。刘书记和大家诧异地望着乌买尔。

刘书记：“怎么？不想握手？”

乌买尔：“是不想握手呀，刘书记。”

刘书记：“为什么？”

乌买尔诙谐地：“握手只是一般见面的礼节，你我感情深得多，还是让我和你挽个胳膊吧！”说着伸出胳膊。

刘书记笑着伸出胳膊，他们二人挽臂，人们也兴奋地

笑着爭和刘書記挽臂。

刘書記望着烏买尔，以商量的口吻問道：“开始选举吧？”

烏买尔：“好！”

刘書記向大家：“烏买尔老爹常說，沒有駿馬走不了千里，沒有好鷹抓不住狐狸，过去我們这个队老是落后，很主要的原因是队长选得不合适，这回大家投票可要慎重考虑呀！”

每个人慎重地考虑着，挑选着，摘了一朵最美丽的紅花向会場走去。

迎风飄揚的紅旗中間，挂着一块紅布橫幅，上面用哈薩克文和汉文写着两行大字：“前进人民公社第二生产队队长改选大会”；大字下有几个小字：“1959年8月10日”。

卡以夏和木沙拜克分別在苏来曼和沙的克身后放置了一个民族式样的大花盘。

卡以夏在人們中間张望了一陣，把第三个盘子放在沙的克旁边：“咦，奥依古丽大姐呢？”

卡以夏、木沙拜克等人大声呼唤着：“奥依古丽！奥依古丽！”

大家呼唤的声音滚过草原，在山谷間发出宏亮的空谷回响。

云紗繚繞的群山峰巒間，一道陡峭的山坡上，奧依古麗正在幫助一位年青的牧馬人圍攔受驚奔竄的馬群。

一匹受驚的紅馬駒帶領着一群馬，瘋狂地沖下白云滾滾的山谷。奧依古麗冒着生命危險，奮不顧身地驅馬上前，從山坡最邊緣把那匹紅馬駒引回來，馬群隨着轉回頭了。

奧依古麗勒住韁繩，解下頭巾擦擦臉上的汗珠，鬆了一口氣。這時候，我們才有機會看清她的面貌。她長得很秀麗，衣著素雅大方，有一雙烏亮的大眼睛，她具備哈薩克勞動婦女勤勞、勇敢的气质，她的眼光里時時閃爍着嚴肅、剛毅的光芒。

那位年青的牧馬人追上來，感激不盡地說道：“奧依古麗，要不是碰到你，這群馬就葬身山崖啦！”他接着懊惱地捶着自己，“都怪我不好，馬群驚了。”

奧依古麗正要說什麼，隔着峰巒傳來一陣陣急切的呼喚聲，她匆匆包上頭巾，開始策動枣騾馬。

草原上，木沙拜克、卡以夏呼喊著在草原上馳騁。

阿斯哈勒和奧依古麗并轡馳騁著。阿斯哈勒極其不安地打量著奧依古麗。

木沙拜克、卡以夏等人越跑越近。

阿斯哈勒條地拉住奧依古麗的馬，威風凜凜地向她揚着拳頭：“記住我昨天夜里跟你說過的，別答應當隊

长！”

奥依古丽抬起黑宝石般的大眼睛，凝望着他，沒有回答。

他們四人騎在馬上向會場奔馳。

會場上，選舉正在緊張進行，三個磁盤里的花朵相差
不遠。

奧依古麗和阿斯哈勒等人來到。

大家熱情地招呼奧依古麗，並把她簇擁到候選人的
位置上坐下。

努爾阿里等人談論着：“沙的克精明能干，會寫會算，
他的腦子就是算盤，現在又是會計……”他們把手里的
花投進沙的克身后的磁盤。

一位斑白鬍子的老牧民安泰和幾位老年社員竊竊私
議着說：“唉，胡大（真主），女人怎么能當隊長！”

“是呀，母雁領頭飛不遠，還是選蘇來曼吧，他現在就
是隊長，生產上有經驗……”他們把花投進蘇來曼身后的
花盤。

烏買爾鄭重地舉着手里的花朵，走到他們面前，駁斥
道：“我這一票投給把整個心交給草原的人！”他說完把一
朵紅花投進奧依古麗身后的磁盤。

許多社員向奧依古麗身后的磁盤投票。

花朵像雪片一樣飄落在她身后的磁盤內。

有人問：“奧依古麗，你投誰的票？”

奧依古麗轉過身來。

阿斯哈勒緊張地注視着奧依古麗。

奧依古麗慎重地思考着。

哈思木和烏買爾等社員們注視着奧依古麗。

劉書記注視着奧依古麗。

奧依古麗望望沙的克、蘇來曼，又望望劉書記和烏買爾，毅然把花投進自己那個磁盤。

烏買爾不禁叫出聲來：“好！奧依古麗，做得對！”

阿斯哈勒望着她，楞住了。

群眾中各種不同的反應，有人點頭，有人搖頭：“她怎麼投自己一票？”

阿斯哈勒憤怒地揉碎手里的花朵，扔在地上，轉身離開會場。

哈思木悄悄退出會場，走向阿斯哈勒。



一棵塔松前，阿斯哈勒氣咻咻地解着繩。哈思木攔阻他：“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走，不怕大家对你有意见？”

會場上傳來劉書記的講話聲：“現在宣布改選結果，正隊長——奧依古麗，副隊長——蘇來曼。”

一陣陣熱烈的鼓掌聲。

群眾興奮的聲音：“歡迎劉書記講話。”

會場上，劉書記在講話：“同志們，今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樣高興，我也擁護奧依古麗當隊長。”他說完贊賞地望了奧依古麗一眼。

奧依古麗樸實、謙遜地低著頭。

劉書記接著往下講道：“從今天選舉本身，我想到很多，有鬍子的人都清楚，一個女人在草原上幾百年來一直是什麼地位……”

烏買爾激動地說道：“我們祖先傳下來有這麼幾句歌。”說著，彈起東不拉唱道：

女人活著不如一匹馬，
命運的鐵鏈套在脖子上，
悲慘的命運誰作證？
只有滿頭的白髮。

婚前被人當牲畜論價，
婚后被人當牲畜鞭打，
權利只有燒茶生孩子，
女人的地位和牲畜一樣！

劉書記指著一些中年婦女：“是呀，你們誰沒有挨過丈夫的打！過去女人挨打的時候連抬頭望一眼的權利都沒有。可是今天，女人當隊長了！”

大家都很激動，尤其是婦女們表現得格外明顯。

刘书记：“我为草原高兴，我为哈萨克民族骄傲！”他说完走到奥依古丽面前，恭恭敬敬地右手抚胸行了个民族礼。

奥依古丽连忙还礼。

鼓掌声，欢呼声。

奥依古丽激动地：“这都是因为有了党呀！大家相信我，把草原的命运驾在我的脊梁上，我就得做一匹骏马，不能做一只驾不了车的兔子！”她的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

热烈的掌声，欢呼声。

阿斯哈勒上马，朝草原深处、毡房聚集的地方驰去。

哈思木拍击着手里的鞭子，目送阿斯哈勒。忽然，他的手停住，低头凝视鞭子，思谋起来。

一根乌黑发亮、用羚羊腿骨做成的鞭子，上面精致地镶着银圈和红绿宝石。

哈思木抬起头，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

哈思木家，一顶大白毡房内，家具讲究，但已陈旧，除了钢丝床和一些包银箱柜外，一切都被旧毯蒙住。哈思木妻正在簸面。一个五岁的男孩，衣衫槛褛，捧着银碗在吃酥油白面饅（一种面饼）。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哈思木妻慌慌张张地藏起籬和面，夺过孩子手里的銀碗和饊，塞在床底下。孩子哭起来。

馬蹄声在門外停止。

哈思木妻立即拿起身边一个盛有炒麦子的木碗往孩子面前一塞，故意大声罵道：“这么好的炒麦子还不吃，餓死你！”

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哈思木掀門帘进来。

哈思木妻馬上扔开木碗，从床底下拿出銀碗和饊重新給孩子吃，孩子不再哭了。

哈思木吩咐妻子：“快，把咱們的好东西都摆出来，烧起大銅茶炉，鋪上好地毯，煮肉，拿酒，我要請个重要的客人。”

哈思木妻詫异地走近他：“誰？”

哈思木：“一会你就知道了。”他看了看她的旧裙衫，“你換件衣服。”继而目光轉向孩子，“給孩子也打扮一下。”

哈思木妻不明白地：“什么重要客人，这么麻煩！”

哈思木揚起鞭子：“少問！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去做！”

哈思木妻遵命忙碌起来。

哈思木的眼睛里放射出仇恨的火花，从牙齿縫里囁道：“脚底下的臭奴隶，还想踩到我头上来！等着瞧吧，賽馬才开始，离終点线还远哪！”他說着攥紧手里的鞭子

走出門。

夕陽。晚霞。金光閃閃的冰山雪峰。

阿斯哈勒在門口用力掄斧劈柴，不時抬眼心焦地張望天空和草原上的人影。

晚霞漸漸隱沒，天山黑魍魎的巨影蔽翳了整個草原，暮靄開始籠罩，天空逐漸昏暗下來。

阿斯哈勒目送走了一對又一對彈唱着、說笑着回家的牧民，還不見他的妻子回來。遠近散落的毡房无不炊烟繚繞。他扔掉手裡的斧頭，坐在地上拿出烟荷包，開始卷莫合烟。

毡房前拴在木桩上的小牛犢，由於吃奶的時間已過，飢餓地叫着。一头母牛“哞哞——”地答應着走過來。小牛犢望着母親鼓脹的乳房，用力掙來掙去，終於掙斷繩索，奔到母牛身旁，鑽進母牛肚子底下銜住奶頭，吮吸起來。

阿斯哈勒發現這種情景，突然對小牛犢升起一股无名火，他跳起來，沖過去，揪住小牛犢的耳朵，在它嘴上狠狠給了一巴掌，硬把它拽回原來的地方拴住了。接着他又把母牛拴在另一根木桩上，望望四周沒有人，便回身沖到毡房門口，一脚勾起門帘，用力把它掀到毡房頂上，跨進門去拿出一個木桶，走到母牛身邊，開始用他那雙拙笨的手，不熟練地擠奶。他剛擠了一會，母牛就扭動屁股，不肯讓他擠，他只好跟着它來回晃動，擠出來的奶汁沒有

流进木桶，流在他身上，他气得兜肚给了它一拳，想叫它老实点，哪知道母牛不听他的话，反倒回敬了他一脚，把他连人带桶踢翻在地上，还调过头来想用犄角顶他。

“你反了！我打死你！”阿斯哈勒狠狠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举起木桶要往母牛头上砸，背后伸过一只手，擋住了他举起的木桶。

“大哥，你要是真打死它，公社可不会再给你一头自留牛啊！”

阿斯哈勒回头一看，是哈思木站在他背后，他把举起的木桶扔在地上了。

哈思木伸手搭在阿斯哈勒肩上：“大哥，你怎么干起女人的活来了？”

阿斯哈勒长叹一声，走进毡房。哈思木随他走进。

哈思木望望毡房四周，亲切地说道：“看你毡房里，灯没点，火也没升，你一定还没吃饭吧！走，上我家去随便吃点。”

阿斯哈勒：“谢谢你，不啦。”

哈思木拉住他不放：“走吧，客气什么，大嫂在开队委会，还不一定是什么时候能回来。说真的，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少，你习惯习惯吧，人一当上干部就更顾不上家啦。”

阿斯哈勒的心情原来就烦，又经哈思木在火头上浇了一勺油，他在家再待不住，便跟哈思木走了。

月夜，一片烏云滾过来遮住了明媚的月亮。

草原上，一堆篝火燃得正旺。

篝火旁，刘書記、奧依古丽、苏来曼、烏买尔和沙的克在开队委会。刘書記笑着說：“就这些？再沒有別的要求了？”

奧依古丽：“沒有了。”

刘書記：“都滿足你們。割草机明天一清早送到；种羊和技术員給你們最好的。奧依古丽，明天你自己到公社去挑。”

奧依古丽：“把沙法尔同志給我們吧！”

刘書記：“噯，你这个女队长倒真厉害呀，一挑就是模范技术員。好，給你們，希望你们鼓足干劲往前追，很快从全公社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变成先进队！”

奧依古丽点点头。

苏来曼：“刘書記，刚才奧依古丽提出还要改良綿羊品种和搞人工配种，这个事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們不能忘記三年前那次失敗的教訓！”

奧依古丽：“副队长，三年前那次失敗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那个技术員不負責任造成的。”

刘書記：“是呀，改良品种和人工配种已经证明是个很重要的丰产经验，不过，副队长，你們还可以多研究。”他望望天色站起来，“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希望你们先在割草和改良品种、人工配种上，打个漂亮仗！”